

端 嚴 公 年 譜

張文麟自敍

中 華 書 局

# 端嚴公年譜

明中憲大夫建寧郡守 張文麟自敘  
國朝九世孫 海鵬校刊

成化十八年壬寅正月初十日卯時文麟生於今所治居第時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先公晚翠先生往候外大父推府孟陽盧公於河南南陽府盧公諱旭字景昭舉人信之子未回是日天寒所居草舍壁不遮風落地後先祖母韓夫人方治湯沐沐後口漫白涎沫鄰嫗弓媽媽聞之急來持抱以兩乳覆護之良久方甦三月後先公方歸血軀已變瑩潤如玉喜甚因揭所攜書畫於禮記冊後先夢於大江中獲一巨鯉遂名文麟今改爲麟得于祖母韓夫人母盧夫人之貢

成化十九年癸卯二歲

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歲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四歲不記三歲四歲出痘韓夫人抱臥於腹愛不舍着席時或戰戰驚躍每以沸湯或裹湯灌口則止至五六日痘不起幾於危殆時有扶鸞召神值土神周孝子降大書無事吾能力保且書一符粘于房書令蔡太保監痘因治供神素物餉扶鸞者未畢韓夫人急呼曰吾耳聞如蟹噴噴聲迨視之則額上痘疹俱肥胖發起矣遂獲生吾家发崇奉周神至今不替得于祖母韓夫人母盧夫人之貢

成化三十二年丙午五歲每趨遼夫人覓糖飴一日遼夫人身旋轉不已夫人戒之曰轉頭暈跌了予應之曰周流四方夫人大喜曰此兒日後長進至今猶自記不忘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六歲先公命就外傳卽今所居巷南十數家有錢先生者拜爲師錢教村學市井童子約三十餘人每日止授予神童詩四句且令他生教之不能成誦宏治元年戊申七歲改從靈公殿東住頭一家任先生先生訓導有方日有定規凡所背書每先日授次日晨入則背昨所誦書次習字散午後令誦昨所授書必熟背背熟再授明所誦書吾性於書必先誦至次日復誦數遍則熟得先生教法如此諸同學背書我爲最熟遂稱聰明宏治二年己酉年八歲

宏治三年庚戌年九歲

宏治四年辛亥年十歲從東鄰繆廷善先生先生歲貢士與先公友善故命從之而先生教法無常與任先生反每自出外稚性懈弛遂至書背不出端嚴子曰一予耳從任先生則聰明從繆先生則嗜喫人家子弟少有資質全在先生之善教不善教耳

宏治五年壬子年十一歲復從任先生四書得熟誦讀禮記起

宏治六年癸丑年十二歲隨先公學于蘇州湯氏湯稱爲湯瓶膠案其學子名保蘇有蔣羣者聰明著吳下與予同庚已做秀才不知從何人經湯氏館見其從者肩書一束約數十本先公指示之以試驗吾意

蔣隨補廩。乙卯科舉。朋輩引入非禮之所。漸成疾。年十七而亡。後先公館於穿山劉氏。劉與蔣姻親也。因攜其所遺東壁稿。見示皆論策。真是奇才。而不自檢束。遂至天亡。人家有聰俊子弟。不可不謹視之。是年五月。鼻衄爲甚。塞左則右出。兩塞則口出。以冷水潰手。而易二盃水。俱赤。先公驚訝。且緩讀書。情人背至齊門。趁船回家。將息。至七夕歸。見子面無色。仍止讀書。至重九方攜至湯氏館。初於正月中旬至蘇。先公旅食于鄭海有容氏。鄭一日約先公同詣一處龜卜。予亦隨行記卜者居於水邊。面西。牌寫雲間張氏。時先公祝龜。卜予甲乙學舉。丙丁學醫。卜者曰必學舉。且易成。若學醫。後亦廢醫而學舉。言畢。少坐。復有爆卜聲。卜者指先公曰。是先生袖中龜出。視之。乃自來一枝。卜者喜曰。必習舉業。此文書官貴爻所發。名爲仙人上馬卦。若科舉秀才。占得決中。復取龜經。與先公驗看。後先公頗懷疑。過龜卜者。輒與視之。言好怯者半。子習舉業。不四五年。而通大義。遂中魁。中進士。占者之言爲信。以此推之。數固先定。然必業之精進。乃不負占者之精驗。學者可不自用其心哉。

弘治七年。甲寅年十三歲。先公硯荒於家。自課子誦習。六月初一日。自縣學升散。入門。卽命予曰。今日朋友對我云。令郎學舉業。三場通了。你尙未曾。今係好日學起。出學而時習之一題。授以活套。拔萃老書二帙。云觀此作文。時先公無力市時文。只此而已。任予抄扯成篇。三五日後。遂出君子務本一句。無所抄看。不知作何等語。先公含之。今不自知其成章與否也。

宏治八年。乙卯年十四歲。時先公至友陳企周尙古。其子應春。先予一日而生。延師陳子身先生于家。邀

予附學。子身先生家世善教。三四日後。欲試予書生熟。一日教背。每於絕句。忽提一句。予應誦如流。先生喜。乃加意。日課予作文一篇。一日。忽命題有顏回者好學。予問先生曰。有二處。先生曰。後頭顏回。蓋先生默許予也。乃不經意作一篇。送上先生。先生曰。不用心再做。復作一篇。時尚未午。先生默而收之。至五月五日。先公自館回。先生嘉至。予於壁塋竊視。先生對先公。呐呐數語。乃出所考顏回好學文以示先公。先公有喜色。予亦自信。乃知向學矣。是年春三月。先生偶出。同庚兄陳應春市魚鮓一荷葉包。攜冷酒一壺。邀予遊山。空腹飲三四盃。已醉。隨其踰山。至西門。入程尚書花園。今歸郡守八十一翁陳東麓。彼固有僕。予安得有哉。尾其遇河。履船緣而走。墮水幾喪。若有神護。止飲水數口。直立而起。帶水頂泥而歸。先母太安人。且驚且喜。易乾衣。撫就寢。先公聞之。奔回。自慶無恙。亦不忍治。止令先生責數板而已。於呼。愛子如先公。而不能有人以衛之。父生止吾一子。而不能自衛其身。幾至危喪。痛定思痛。言之可以垂戒。吾子若孫。其尚體之哉。念之哉。

宏治九年丙辰。年十五歲。時刑部員外郎張起齋應治。名鳳來。彼時字號若此。於乙卯以儒士應舉。聲譽蔚然。先公與其尊人克理先生同庠校。因命予拜克理爲師。實資起齋麗澤。然克理先生講貫亦精。到下筆則少差。每患目疾不出。則命起齋命題。予至起齋家。不數日。忽起齋爲予告曰。家母言夜夢後巷張家新造大門。而不知如何塗以穢物。後日汝大富貴。今亦不失爲富貴之人。然亦小就耳。乃一至起齋所。即見夢於吾師母。可知境遇皆前定。貴人勉力以進修耳。

宏治十年丁巳年十六歲家居治業讀禮要完然未習學策論一日先公攜舊時手錄一冊擲付麟曰王探花論細讀之亦少會其首尾節次然未嘗作數篇於策則尤未學也

宏治十一年戊午年十七歲時當大比知縣楊柳塘諱子器字名父先生蒞縣先生實冠七縣作興文學之主先考儒士命題四篇四書微者微也助者藉也經大則如威小則如愧論正已以格物策問張真諸葛亮陶潛范仲淹人品優劣如何舉筆皆成章半晚納卷先生亟稱許焉問何以讀禮記告以先公舊經先生曰中得何不往餘姚從講對以力不能先生曰我那裏從師講書一雙草鞋背三斗米就去了何難先生乃默留意次年送予從餘姚諸先生用晦先生諱珣辛酉舉人乙丑與余同登進士講禮取送府考府主河南曹鳴岐先生諱鳳以御史出守蘇州後予第進士先生陞都御史入京於朝房一見時先生已病不二三日遂歸不及致寸敬至今猶切景仰焉命二題其若是孰能禦之論實學取十四人以同年姚天章奎爲第一後天章與予爲甲子同年予第二叫名畢舍第一而獨呼予上前喜溢顏面口誦四書中警句稱許不置送察院考時提學方信之先生取人精敏而命題嚴切學力未周四書本經策論得此失彼不錄先公曰府主有引進汝意盍往求之及門門吏呵斥府尊自見呼進時與衆官候察院晨揖府佐衛揮皆旁列府尊笑語曰此常熟縣小秀才我考決中經解予因告求一言府尊曰我也不說你也不消我說回去讀書決中經解令揖而去既出復呼入叮囑用功勿負我望遂歸宏治十二年己未年十八歲妻父招同其子文祥讀書纔三月用晦諸先生來就河陽徐氏文輝辟延光

館以鄉里謁柳塘先生。先生爲予道名，命隸召予至縣，持菓酒引予詣諸先生寓，拜爲師。是月十五六，先公免少盤費至蘇，求蘇庠舊友雷起東、震寬、開元寺僧舍小房一間以居。廷光爲府學生，居學四舍，故微居于此近處。每日晨謁先生求講，至端午經講一遍。先生以上半年一歸餘姚，予亦歸。謁柳塘先生爲予出束修五金。七夕後，先生復至，予再上蘇僧舍已居他人。求府教授李先生烜江、浮梁人，失記其字號，與居嘉會亭廂房先生顧我，許闢連舍爲爨。嘉會亭舊爲荒圃，亦曹府尊所構，爲諸生講習所，然無居之者。舊傳此荒穢多鬼，予夜宿晨興，並無影響。十月初冬，先生欲歸，先公借一舟，命老僕陳定接予。宿二夜，則云聞鬼聲而不能眠，豈予不德鬼乃知所畏避耶。

宏治十三年庚申，年十九歲。時柳塘先生尚蒞吾縣，信之方先生來自崑山，日出後登岸入院，揖後柳塘請曰：常熟不送入學，久知縣考幾個童生容送考。信之先生曰：然今日就送與廩增科舉秀才同考。考得過，則送俱出外早飯進考時。予與弟文鳳俱至儒英坊下時，大伯真齋先生居此，求庶伯母爨食而就考。命題四篇，四書下馬者起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論世儒不知王政之本，經與策題今忘之。第三日發落秀才，有御史王原善說事，不知爲誰說入學，啟端言童生有好否。信之先生回云：有二童生倒記得論題江陰發案，送入學二十四人，寄名一人。予爲第一。柳塘先生行取秦從節諱禮先生代之。夏季考予爲第一，張起齋第二。秋季予第一，起齋復第二。至冬季予第二。宏治十四年辛酉，年二十歲。時當大比，秦知縣考送府應舉。予第四，府主曹先生首問曰：我考張某好縣。

考在何處。從節先生對以第四。前此季考多第一。先生喜時信之。方先生陞山東參議。新提學陳石峰先生未到科舉則巡按袁大經先生代考。予蒙錄。先公止予一子。每出與俱。至南京三場畢。乏盤費。遷延數日而歸。是年徐子高南州中十三名。予與起齋皆自咎曰。我二人可不中一百十三名。皆自策以圖後舉。至十月十五日。掌教河南李先生<sub>諱隆</sub>。字世昌。舉人。有德行。奉石峰教條。考誠意自修之首一論。殊不爲意。送卷即退。先生呼止。看畢。怒目而視曰。好聰明秀才。不用心。聞之毛豎骨竦。遂知所以用心矣。至今懷我先生不忘焉。

宏治十五年壬戌。年二十一歲。自舊年十月。一聞李掌教先生之言。便覺大警醒。荷衣夜讀。至是年三月。覺有長益。四月。則石峰先生案臨歲考。命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論君臣始終兩全。策問匡衡劉向論甘陳功罪。何如。初作四書義。似艱澀。及論自立一見。謂趙普與太祖君臣不能兩全。於太宗君臣何有。策則謂匡劉所論皆非。當論郅支宜伐不宜伐。以定甘陳功罪。石峰先生取予爲第一。補廩起齋告先考第一。聽廩先生終不易也。自後作策論。頗得東坡三昧。至冬。則先公命婚。家事累心矣。

宏治十六年癸亥。年二十二。封安人先室王氏于歸。時正月初八日。繼而封主事王東川。又爲其子王于田舞耕議家妹婚。先公手索勉強完事。就一小館餉口。方始心安。而三月初四。予病忽作。又疚二親之心。上顧老祖母八十在堂。父母更無次子。新娶在室。家計蕭條。觸物傷悲。八九月羸甚。夜亦不寢。食亦不化。自思徒悲無益。棄書放懷。天不棄絕吾老父母。寢食漸安。欲以藥物輔助。而不能請醫。欲以飲食資養而

不能備辦，勉強日用，幸而平安。

宏治十七年甲子年二十三，又當大比，理故籍，繹舊聞。三月盡，則石峰先生至府弔考科舉矣。命題四篇，舉筆羞澁，全非舊時文思。取第九，拆號石峰。先生驚訝問，汪訓師韓頤對以舊年一年病，石峰言可知不病安得在此。拔第三人，試禮記。房考官則宋璉，扶病入院。次日，遂出禮記卷，待各房看。本房卷畢，分看時，經房考官黃德卿先生分看予卷，取爲首，送大主考費鵠湖。諱宏，後入閣。曰然，二場稱之。至三場，只第一道策完，四道皆半篇。後查爲賸錄生抹截，費云不可取。德卿先生請弔卷費，曰一弔卷就有是非。德卿曰：禮記卷終不然，買了詩經房考官何是非之有？費執不取。時同年姚繼嚴亦欠一判，填草榜俱無我二人。對卷，卷入德卿先生首尋予卷，即時而獲，乃送費閱。費云送府尹看，送監場看，俱云該取。乃填取第五。姚亦得中。第進士後，鵠湖亦以草榜見示，後去二名，不知何人。後中否也。初，首場出日尙二三竿，先公一見，問何如，對以有些意思。先公急市牛酒充飢，以待炊飯。命念文，則力不能也。先公又往候弟文鳳，予飯後，遂錄文完。先公與弟至場中散盡而歸，意稍忿。送文看，遂忻然。是時又欠盤費，十六晚，就張起齋寓，欲附舟回家，適起齋他往，更深始回。至五鼓，起齋連呼先公四伯，我不中，令郎必中，且連中進士，適夢於後園報中，五人有綠紗圓領也。到後巷，張家去了，其夢俱合。起齋直至己卯方中第四，信乎，數有前定也。九月初一日，蚤飯時，報者方至。先是日，四更時，先岳母李孺人呼先室曰：夢汝官人中了，且中得高，有一黃帖，恰像你老太公扯破巷口袁先生是。先祖一樣學官，隨報者至，予寫一賞帖銀三兩，適是黃箋，彼嫌少。

袁討看曰誠少扯碎似此瑣屑亦見於夢耶入京在丹陽道中遇方伯周簡默出京云見各試官云貴縣張某他祖宗有何陰德中第五不知又何欠缺不中解元其語皆同則又悔不中解元矣人心不足如此然自今視之亦中不得解元也

宏治十八年己丑年二十四先公不舍獨子三千里外舊歲冬至後與予同起程正月二十八日到京隨行二村僕不諳煤鍋煮爨每食粗硬初八日則一僕病二場先一日病者死矣三場俱先公送入試畢一時同會者俱相與語予中不知何以得之後中六十九名石城李老先生爲提調一出榜即令人馳報時三鼓矣先公雖喜與予皆若固有聞寵不驚默自幸先公多福予嘗有後望而先公壽止六十四予僅守一郡命與聞初場進呈題目先敬皇帝焚香祝天願得真才爲國家用方始閱題今不知誰爲真才誰得用也三月十八日殿試崑山顧鼎臣爲榜首榜眼董玘即會元探花謝丕經魁閻老謝遷子予中二甲十二名復取庶吉士吾蘇則徐縉一人閩老王鑒增餘進士分撥九卿衙門觀政予撥刑部求入廣東司以陳東麓爲本司副郎同縣相依也正郎則劉綱任邱人字克立主事沈練字剛夫嘉興人劉喬字世臣慈谿人高質字曾唯江陰人同司進士熊太湖廣人楊鍛涿州人先公以予獨子在外即於四月初十日陸路言旋圖送家室先公至家不越月即覓舟送家小於七月到京九月初同年王仲申捧詔南頒先公附舟而歸是年四月二十六日散部覺身不快似有感冒告假在寓五月一日後聞俱免朝初七日尚臥於床將午忽天色昏霾狂風怒發窗扇打開碎瓦紛飛良久方息驚傳是時先敬皇帝賓天在朝接本者

俱見宮中黑氣一道冲天，中有衣黃者乘龍而上。次日力疾而出，隨班入臨於呼先皇帝至仁至聖實受乾坤正大之氣。臣民無福，一旦升遐，龍馭上賓，見者固不妄也。

正德元年丙寅年二十五，禮部奏請遣官分布天下修孝宗實錄。予同今工部尙書顧可學順以浙江參議嘉靖初致仕癸卯年行取授通政陞今宣往浙江浙之上虞進士孫景雲作玉山縣尹故其妻某氏爲夫棺殮畢，佩其夫所愛二扇，經於柩前，節望聞著，而該縣不詳憲請獎予駁行該縣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過。某氏從容就死於夫殮之後，豈有生而失德？該縣乃始備其事入冊錄上於朝時禮部尙書邵先生國貞爲廉憲，吏部尙書陸先生全卿爲副憲，見之深以爲然。是年錄尙未成，九月爲祖母韓夫人壽歸虞山。

正德二年丁卯年二十六，復往浙催儻質錄。時閩龍劉瑾擅權，復西廠行事，陰遣二校撫拾人過入武林，驛聲勢赫然。巡按視之，亦真前席於三司如無有。子末後往視之，二校大言大人修書，無事分賓主，送予門外，又言只大人衙門可到來拜，與之酒飯而去。是年十二月還朝，予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有同入學張學失心，不知何能，至京改名天生，告一通狀至貴州司，云子佛生妻某氏，俱有官職，來京受封。時該司徐廷實問得其情，出題與彼破，又好又爲子同學，欲援救之，因攜予同至貴州司見學，瀛然在彼。廷實先給以原挈帽機，予謂學且安心，學言只有大菩薩小菩薩許我見有朝服官帽來付，如何是好。廷實言其痴妄如此，不可放出，被走了。倒是我事。予做一大厚綿被，令其纏身，併月送米三斗，錢三百，着司獄看顧。

之急寫書報其父來引至來春隨會友至學已先故予爲棺殮瘞埋其父開棺識認收骸骨而歸學本一好秀手急於功名遂至失心遠走三千里特死於刑獄非子骨亦無收惜哉廷實亦仁人死而無後何天道之遠也

正德三年戊辰年二十七是年尚書屠先生謹勸致仕左侍王先生諱鑑之陞尚書本司正郎周憲湖廣人字時敏奉敕往廣東勘事員外張瓊江西人原有瘋疾行履亦艱欲撫陞郎中且在司主事唐愷松江人字季和以引工事謫湖廣穀縣知縣宋冕餘姚人字孔瞻不久亦以徵事謫江西臨州知縣本司事予獨任之繼而周正郎陞大理府瑾創例各部不拘通融轉陞于是戶部郎中孫徵者至與同僚多不合至十月朝審大處決予所問囚釋杻鎗付校尉逕奔至堂下予亦愕然囚至則叩頭不已云謝了老爺去予因溫慰之莫不是冤枉了你囚云不冤我自犯該如此又叩頭連聲過世做驢馬報老爺問我罪並不曾惡打我一板諺云歡喜間囚死而無怨信哉校尉押囚出退食孫郎中連揖予曰長官問死囚尚且不怨孫某無知失敬失敬自是孫敬予予亦敬孫稍相得矣孫亦耿介終是見短識淺間一教坊樂工訟家財者西廠一校私一家則請孫并部中聞司寇諱謂徐司徒諱尚同年方位及兵部郎中汪舉聞約予往予對以不請我聞遂覺不去校居正陽門外孫徐汪皆先歸方戀飲歸不及門復至彼校宿次日彼對頭樂士迎劉瑾東華門出訴告時洪先生方蒞部與瑾相得瑾庇其校不奏擊止與洪說謫孫聞官於外汪徐俸方爲民後聞孫至廣西僉事不知的否也部中僚友僉許予爲不苟聲聞漸著遇時例擬改御史年

未及而止。

正德四年己巳年二十八仍任河南司主事時劉宇爲吏部尚書左侍郎張綵創爲京官不時考察工部左侍郎范士鳴曰今日考察惟張年兄不在心考察日張綵熟視予者久有私引意予終不入其門遂止正德五年庚午年二十九是年洪尚書改左都御史鄆陵劉先生<sub>諱璣</sub>代之五月風羂累日遠近不辨乃應在西北安化王<sub>實鑄</sub>造反寧夏起用楊一清爲總制御馬監太監張永監提議征安化實無善謀亦無預備彼有一婦人王九兒後亦被逮至京會關鶯鵡神降稱安化爲老天子遂萌逆後見差去大理某官在彼清查人心洶洶遂與納粟都指揮何錦等殺所差官一時創亂耳亂後方思用人稱今封咸寧侯仇鉞善謀且勇欲得爲用仇鉞不出何錦勸安化必須親到相請一入門遂爲仇鉞父子所執張永喜邀功必欲到彼楊一清亦至搜其家資鎗刀弓弩亦無幾件時予與聞靜中同在本科楊一清張永本先到押帶安化一起在後時十月日予與靜中私議所起發重犯數多須分寄鎮撫司都察院本部三處監候安化并家屬送諸王館行戶部給飯錦衣差官校防範司禮監差官監守應天少取老婦看伴其宮眷本入次早輪予早隨劉先生候於左順門劉瑾與數閣紅袍玉帶搖搖而出呼劉尚書遂授以本劉先生接捧少視隨手遞與予旨意安化王日用飲食行令光祿寺辦司禮監輪撥長隨看守錦衣衛差官校巡視其司禮監手本例用堂上印劉先生摘所佩印匙與予就同九卿各堂上出西華門往迎張永入其押安化一起毅皇帝欲親視予至部語司務廳呼十三司吏縛草圈纏紙另用標旗寫囚犯名一囚戴一插一

從後載門入西華門出送部予同該司點入夜深方歸明早靜中輪早入朝予平明至西長安門門官邀予附耳言劉瑾已擊入至左掖門則劉先生各堂上俱出掖門矣轉身隨後問靜中門上劉瑾在否云不是擊矣少頃得旨歷數瑾罪惡奉御着去鳳陽司香你法司便條陳他罪名來說蓋張永回留身獨奏安化數劉瑾罪惡指斥上榜文武宗毅皇帝卽時遣人擊下劉瑾故有此旨堂上雖令該司官及十二司條陳責在本科午飯時方與靜中條得數事私議劉瑾罪惡如何條陳得盡得有旨打聞成招便好頃間抄報吏持報至劉瑾擊在午門前你法司便會同各官打聞明白來說蓋吏科都給事中某亦瑾所私鄉里欲脫己劾瑾數事內稱瑾扇中藏刀蓋瑾冬間用貂鼠皮爲大扇障風中藏刺刀其意不知如何行刺刺何人也瑾聞之曰某亦劾我瑾敗吏部尙書張綵錦衣衛都指揮楊玉皆瑾鄉里所寵私者及門下鎮撫司指揮石文義千戶張文冕俱逮問綵旣擊吏部四司中亦黜二人聞靜中調吏部考功司員外本科補方日升又予獨任其事矣該司寫一會簿送五府九卿各堂上六科十三道公侯駙馬伯晝名會間舊例午門前只於錦衣衛直房門首是日擊瑾纔定不知何官傳言上御門擊瑾向前擊到午門御道東跪其東邊王門半開半掩不見聞人聲影百官自閣老李西涯費鶴湖而下分文武班侍列福建司主事王希孟貴州司柴義各以聲音洪亮推宣旨意及奏章宣訖錦衣衛掌衛事指揮劉璋出班跪奏請旨打多少亦不聞傳語須臾卽起云有旨打四十當直官校齊聲答應訖有一官大聲云打四十擺着棍五棍一換打每一宣言則各官校齊聲答應如前響振殿廷劉瑾則跣剝反接二官憲官揪其腦髮一棍揮背挺

直復有一關皮條套其兩膝扣住。一根壓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攔馬五根畢。一官叫換棍。邀喝答應。一如前打四十後方問。瑾垂頸片時不語。少頃。則張目四顧云。滿朝大小官員。都是我起用的。只蔡駒馬開口。朝廷用人。如何是。你起用。掌嘴。掌訖十下。多是蔡駒馬發問。瑾如何造甲。造穿宮牌。造御寶。俱不招。伏有一官詰問。見今朝廷御門。奏請出來。蓋瑾擊朝廷。卽籍其家。違禁之物。已收在官。瑾始無辭。招說俱有俱有。乃疎其縛。畫字于與日升。採其手。良久。僅能扶筆。略成一十字。一官跪奏。畫招了。叩頭而退。瑾仍監鑽撫司。該司僅具招草。俱予與日升次第。瑾惡百端。成招謀反罪。議後加參語。其劉瑾姪劉二漢。年十二歲。因參劉三漢。律不加刑。但劉瑾招稱劉二漢。後有大貴。因此謀逆。罪坐所由。法難輕貸。數日後。早朝畢。奉旨劉瑾凌遲三日。剉尸梟首。仍畫影圖形。榜示天下。劉二漢一體處斬。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于尚書劉先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卽呼本吏隨邀。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剗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剗畢開腔。則血皆從此出。想應是也。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數刻。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則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觀凌遲數足。剉尸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剉尸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繼而都察院會審張綵輩四人。止在錦衣直

房前打問。各打攔馬三十問。擬張綵交結變亂斬罪。本入旨意着再擊在午門前打問三日。張綵死。猶斬首安化反叛。則在諸王館會問。問時大理卿張先生諱翰字大經。首問。你說再有何人。張永弟張容。以永安化功。已封彭城伯。年可二十三四。急過東班。止大理曰。如何這等問死人口。就于朝中亂指一人擊好。不擊好。大理慚而默容。雖紈袴如此。事真有定見。大理不如。雖濫封彭城。亦異於庸衆也。問後會本題進。留中寫書。各王府議寘鑄罪。先後俱到。則引赴文華殿前面。勅刑部侍郎讀彈章訖。次六科。次十三道。勅罷青縵一卷。安化父子而出。殊不見其形也。次日。各堂上科道于東闕門松樹下會議寘鑄罪。楊一清首言不必引祖訓。我那時要殺他就殺了。各官默然。本部堂上反對予言。你要下筆去說。予性直。不知避忌。乃言祖訓不敢不引。彼時老先生若就陣上斬獲。事體與今日不同。一清不語。各官亦唯唯而散。予則見罪於一清。後兵部何先生諱鑑。欲調予兵曹。一清則沮抑不容矣。會本上安化王着自盡。焚棄尸骸。以滅其迹。子某送西內。餘眷屬發鳳陽高墻居住。繼而陝西解劉瑾原籍人到。一一皆田夫。該司不問籍之同異。俱坐以斬罪。予爲參奏。劉瑾擅權謀反。彼何有一勺波及。後蒙旨俱發廣西煙瘴地而爲民。後雖不知死活。一時得生。亦二三十人矣。是年十二月。予陞山東司員外郎。仍在本科。

正德六年辛未年三十。是年敕司禮太監張永。會三法司大審錄。都堂司都察院道大理左右寺俱先詣。張永。磚城外宅。請司寇明仲何先生鑑。自南兵部調至。先生年高。言不苟。謂予曰。太監便不知發放舊例。本科與言。固無辭。至審日。刑部覲顏彼左。初審枷號數十起。彼問何如。告以朝廷饒你。枷號開了。次則徒

罪各起告以再減一等發落又次充軍告以某該免某不該免永亦因此識彼餘便自能矣次日則審重囚可矜可疑應可改擬逐起爲之言彼亦能自斟酌也事未竟何先生改兵部予亦陞四川司郎中因求回司掌印何曰我轉兵部且在此子何得便去管印勉強完事爲衆辛勤衆且有十三司都郎之毀一事完卽推脫本科矣

正德七年壬申年三十一任四川司郎中逆瑾已除國法釐正然自閹宦擅專終無畫一六月曾問一起徒罪題本次日左順門司禮太監張永怒云如何不枷號充軍尙書張先生諱子麟忿忿謂予問擬不當予對尙書言瑾敗不許忘引事例某如何敢先壞法尙書終是不平予告以且待明日面語司禮太監次早隨堂尊詣左順門予執本立於柱側永因舊年審錄識認首肯予前予言本內犯人事彼云如何不枷號充軍予對以舊年審錄例該枷號者釋放充軍者多免此犯不入例因此不問永舒手接本逕從東華門出午前則本出發落矣尙書方釋然是年秋同府同年周希傳來京辨罪周仕山東臨朐縣知縣犯罪死免死充軍對予言與我改本我爲君算命過兩日來謂甲戌乙亥這兩年象沒官做可告養病予不以爲然其本予爲改削得旨都察院對希傳言好本與你行辯希傳喜急至言于予亦須信我算命九月中旬同年劉克全堂審入司門卽言年兄不要坐司了予問如何克全言見通報廣東一大事旨意法司俱選差有風力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員前去會同鎮守巡按勘問明白來說非年兄而誰安得再坐於此心知不可脫而謬爲大言以拒之克全云此本留閣下已三月議差三法司錦衣尉各上俱不肯乃令